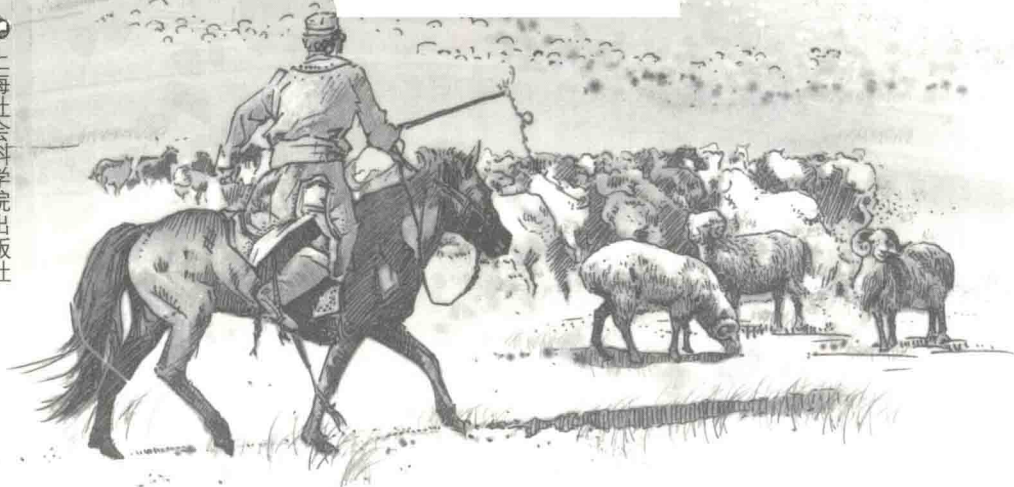


哈 萨克 的 快乐

牛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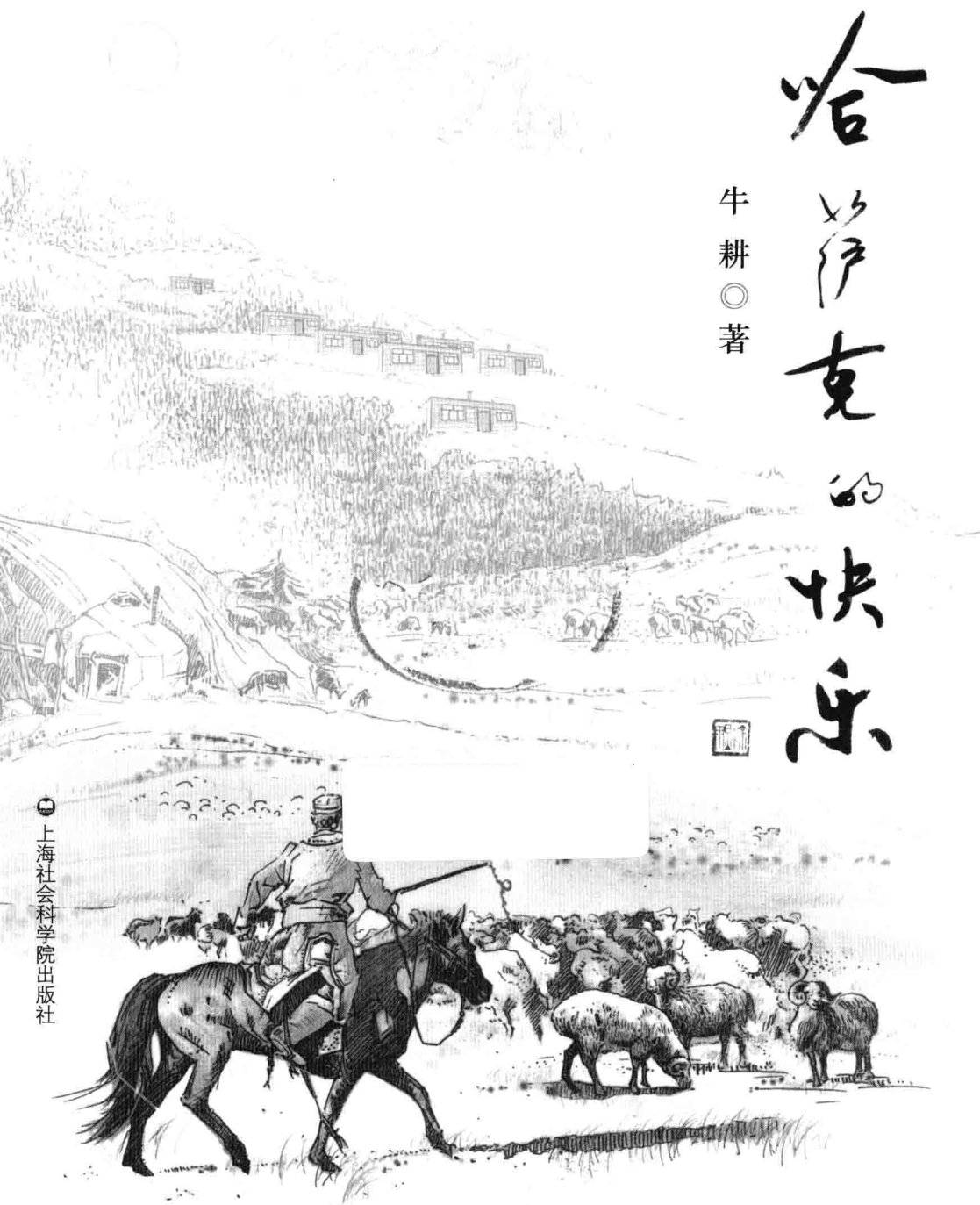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哈伊克 的快乐

牛耕◎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萨克的快乐/牛耕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651-3

I. ①哈… II. ①牛…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5449号

哈萨克的快乐

著 者:牛 耕

责任编辑:杨 国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毫米 1/16开

印 张:12.5

插 页:2

字 数:176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51-3/I · 131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贾宏图

耸立在天山风雪中的壮丽塑像

昨天，哈尔滨下了场春雪，漫天飞舞，浪漫而潇洒。

今天一早接到牛耕先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本新书，让我给写篇序言。我问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写新疆的几个哈萨克人，是纪实文学的。我说发到我的电子信箱里，我看看吧！

牛耕是我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老战友。我们的友谊起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末期，那时我们都是屯垦戍边于那片黑土地的知青，都为一张小报——《兵团战士报》写稿。我先读了他的稿，后认识他的人，后来成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我对他的敬重甚至崇拜，首先源于他北京四中的背景。走出这个学校的学生不仅有政坛上的枭雄，还有艺术界的大腕和学界的领袖，而牛耕的才学不一定比他们差；在北大荒的知青文学才俊中，他是最早被发现而调到出版社的，如不因为他的跳槽，早就成了大出版家了；更让我惊奇的是他洞察社会，预见未来（甚至为人诊病）的能力，后来他投身商海，在几家公司担任高管。年过花甲，还被上市公司聘为独立董事成了名副其实的“牛大师”了。这些年，牛先生返老还童，又皈依了文学。先和我们一样在博客上写点怀旧的小文章，后来又开始回望古典，写些解读孔子、孟子的文章，并出了厚重的专著《和圣人一起思考》（复旦大学出版

社)。我说,你真可以和“百家讲坛”的女星于丹媲美了。有意思的是,据说,于丹也是北京四中的毕业生。

看了这部《哈萨克的快乐》竟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牛大师也来抢我们纪实文学的饭碗。更没想到,他出手不凡,举重若轻地写哈萨克,不是写全新疆的哈萨克,而是写建设兵团的哈萨克;也不是写整个兵团的哈萨克,而是写十二师104团畜牧连的哈萨克,也不是写全连的哈萨克,而是只选了十来个人物来写(也有两个人一起写的)。纪实文学流行的手法是“宏大叙事”,从宏观到微观,说历史展未来,洋洋洒洒,而牛先生另辟蹊径,单刀直入地写人,而且多是在历史进程中无关紧要的如小草一样的“小人物”。这让我颇有些不适应,因为报告文学的大家们一般都是雄视天下,总揽全局的,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时代的宠儿和娇子。后来一想,牛先生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有道理的。他的皈依文学,是有意恢复“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都属文学范畴,归根结底是要写人的。费尔巴哈说过:“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叙述历史文化的进程,表达作家的立场和思想。这本来是常识性问题,却经常被我们忽略。看了牛先生对十来个哈萨克人物的精心描绘,引起了我对自己报告文学创作路径的反思,尽管我也写过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长篇纪实文学)并受到读者欢迎,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文学,不够大气。看了牛先生的这部著作,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触。

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特别强调它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作家经常应景而作,为响应某种政治号召、图解某种政治理念,以表现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如果我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要突出写他们以屯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朝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交商建服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的道路,特别要写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如果我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哈萨克族,我要突出这个伟大的游牧民族非凡的发展历史、坚韧顽强的精神和在兵团发展历史上的独特的贡献。而在牛耕先生的这部书中,我遗憾的是这样的

话几乎一句没有,可看过这部书后,你会不由自主地升发起对哈萨克这个民族的热爱,对在天山脚下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建设和保卫边疆的兵团战士的崇敬,还有对兵团的领导者对边疆建设发展的深谋远虑和有力领导的新认识。把思想浸透在人物和事件中,不直接表达却让读者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才是作家的高明之处。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书中的第一个人物是一位叫阿不都热合曼·木合买提拜的大学生,他是发展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来到畜牧连当见习兽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把自己的知识用到了为养牛户服务中,他的真诚受到哈萨克牧民的欢迎,他因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自愿留下来,还当上了畜牧连的副连长。这时作家自然流露出这样的表达:

“不知不觉地,阿不都觉得自己置身在一项事关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责任感、勇气、自豪和骄傲,仿佛同时从心底涌起。

“应该说,人的幸福与快乐,有不同的感觉层次。首先是感官上的,美食、美色、美的服饰,都能给人以快感和满足感,使人得到幸福与快乐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往往是短促的、无法复制的,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会化为过眼云烟,再也无法回到身边。而另外的通过心灵得到的快感和满足感,在奉献、宽容、奋进、相互理解中产生的幸福与快乐,则能永久地盘桓在脑海中,如同经年的美酒一样,时间愈久远,其所产生的美味愈加醇厚。不难看出,阿不都真的在畜牧连的生活中,得到了幸福和快乐。”

第二个人物,牛耕写了来自河南的医生柴学顺和他的哈萨克徒弟驳克乃·开肯。从20世纪50年代,柴学顺来到这大山中的牧场当医生,在方圆百里的高山草原上为哈萨克兄弟服务,在这比蜀道还要难的雪路上巡诊一次要二十几天,无数次和死亡擦肩而过。为了牧民们的健康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最后他把诊箱交给了年轻的哈萨克小伙子;驳克乃又骑着马走上老师走了一辈子的雪山巡诊之路。

“在三十来年的行医道路上,先后有九匹骏马与驳克乃朝夕相伴。其中一匹不幸坠下山崖丧生,两匹摔断马腿,还有六匹因年老体弱而退休。九匹马连成的故事,应该可以演化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了。”

牛耕向我们展示这两位天山牧区医生的故事，比所有“最美乡村医生”的故事都感人，可是他们没上电视也没上报纸，还默默无闻地奔波在高山牧场之间，跟随着游动的牧民从春窝子跑到夏窝子，再到秋窝子、冬窝子，把自己超值消耗的生命注入哈萨克牧民的健康快乐之中。他们也因此快乐。

为无名的哈萨克医生立传，牛耕功莫大焉！

牛耕还为我们写了一位叫哈尼·木海的兄弟，他是畜牧连的副书记，是一位朴实的基层干部——

“只要将目光投射到他的身上，你就会毫不迟疑地作出判断：这是一位浑身充满力量的壮汉。宽厚的腰身，肌肉隆起的臂膀，炯炯有神的目光，满是阳光留下痕迹的脸庞。

“再看看他那双手。那是一双过目难忘、予人以极其深刻印象的手掌。手指粗大，不，应该说是粗壮，满是紧绷绷的肌肉，显示着非同一般的力量。五指伸展开，简直就是五根生机勃勃的铁钎，雄风直射，力道逼人。双掌回握，手背肌肉隆起，犹如威风凛凛的铁锤，掌心足可将木棒捏碎！”

哈尼和他的几个助手，率领手下的百十来号人、近千头大小牲畜，从春牧场、夏牧场、秋牧场到冬牧场，来来回回，一年之中，很可能要走上千公里！其中最艰苦的，当属八月份之后，为全队运送越冬物资的艰难行程。整个冬季，队里的男女老少需要食用五吨面粉，牲畜要吃掉二十吨饲料，细毛羊的特供品五吨粗盐，另外还有煤油和不少常用的生产工具及日杂用品。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就是共产党员哈尼，再由他挑选九名职工，组成精干的骆驼押运队。在牧三场二队工作了九个年头，每年的八九月份，领着骆驼队翻山越岭的时候，哈尼总是走在最前面，生怕出现一点点差错。要知道，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岭间，在马匹和骆驼都不敢轻易落步的崎岖山路上，在动辄深达数百米的悬崖峭壁旁，一点点差错就会引申出天大的灾祸呀！或许，多少人一生的历练，也难以遇到哈尼他们一天的奇异经历。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冬季转场路过最险峻的冰达坂时，哈尼亲自指挥了给一位临时生产孕妇接生，为她搭起临时毡房，找来接产的医生，还按着哈萨克的古老传统，在冰天雪地里举行了“赤勒迭哈那”（接生礼），让孩子

在亲人的歌声中降生。那场面是极其感人的：“简易毡房里，烛光摇曳，火炉正红。面色苍白的产妇裹着好几件军大衣，仰卧在火炉旁。在她身边，新生儿静静地躺着，微微张开的眼睛，好像还无法适应周边的一切。恬静的母与子，形成一幅绝美的动人画卷，进到毡房的牧民兄弟，无不拍手叫绝。毡房实在是太小了，火炉旁仅能容得一个人活动。哈尼守在毡房门口，像个大导演，井然有序地安排丰富多彩的演出。”民族歌手们一个接一个地唱起了哈萨克人为亲人祝生的歌谣：

幼小的生命来临，
是雪地里盛开的神花。
哈萨克为此而骄傲，
又一只雄鹰从此地飞向天涯。

如此生动感人的描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看到这儿，我的眼睛一热，几乎落泪。我为哈萨克民族的勇敢乐观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感动，也为我们有哈尼这样一位为人民当牛作马、与人民共甘苦的少数民族干部而自豪。而作者惜墨如金地没有写下一句赞颂哈尼的话。

其实牛耕写下的人物，每一个都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用他的深情和非常的功力，为我们雕刻出10组天山下草原上英雄的哈萨克民族的神奇雕像，它们如岩石一样坚强地挺立在风雪严寒中，熠熠放光，让人过目不忘。这应该是天山脚下最美丽的风景。作家讲述他们平凡而闪光的人生故事，体现的正是—一个民族虽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他们在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光荣的战斗团队里、在新时代的创业路程中的不俗表现，散发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光彩。这部书为我们输送的是鼓舞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尽管作家在文中没有这样刻意的追求。朴素真诚的表达肯定强于做作的矫情。如果高尔基先生看了这样的作品，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文学使思想充满了血和肉，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巨大的说服力、巨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简单的人物故事中,我们还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为改变哈萨克这个游牧民族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习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施展一个伟大的民生工程,就是动员和安置更多哈萨克牧民志愿下山定居,变游牧为养殖,发展多种产业,在自己的新家园开始融入新时代的新生活。对这个民族来说这是一场革命。作家感叹:“在这里,仅仅为几百户哈萨克牧民从游牧走向定居,建设兵团就投入了上亿的资金,修整道路、建造住宅、构筑一流的畜牧养殖基地、投入具有国际水平的生产设备……显然,从巨大的投资动作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所产生的非同凡响的社会效应。”

牛耕说,古语有云,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那么,这个项目的策划者们是如何谋划设计蓝图的?置身在巨大变动中的哈萨克牧民兄弟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呢?这正是牛耕走进天山下这片草原写下这篇报告的动因,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了。

牛耕毕竟是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家,虽然写的是最朴素的人物素描,但文中透露出大量关于哈萨克这个古老多彩民族的文化信息,全文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展示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如“浮士绘”一样凸显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风俗。透过这位丹青高手留下这如绘画一样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去新疆采风的大画家留在中国美术史的风情独具的民族人物和异域风光的经典画作。我还要说到,牛耕是捕捉细节的高手,而细节是文学作品魅力所在。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感人的故事和细节,都潜伏在历史和生活的深处,就看你能不能走进并耐心地倾听。看来牛耕真的走进了新疆美丽的巴布盖草原,走进了哈萨克兄弟姊妹的心里,而且倾听的那样真诚和细致。所以,他才写得如此的美妙。

2014年3月20日于哈尔滨



引言

也算是一点人生经验或是感悟吧，我总觉得，生命旅途中，大凡比较重大的收获，往往为意外所得，绝少精心策划、着意安排所致。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能算是特别重大的人生收获，但对一个年逾花甲的凡人来说，也能归入重要收获的范畴吧？

回过头来细细思量，这一收获，也可以说是“意外所得”的成果。

退休之后，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我和内人把很大的精力用在了游览名山大川上。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有了多次的新疆之行。

为什么说是“顺理成章”呢？话题扯得远一些，作为精神和智力处于正常状态的自然人，总会对自己不熟悉或是不曾经历过的事物备感兴趣。东北老乡喜欢去三亚消磨时光，久居江南的朋友极想到冰天雪地中体味严寒的妙趣，就像男人常常钟情于女人、女人一定会爱慕男人一样，异样的感觉最容易催动冲动的情趣。在下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遥远的东北边疆，在黑龙江省生活了整整二十七个年头。后来，随着“下海”的潮流，我在海南漂泊了两个春秋。而今，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也快要满二十年了。通过一大半的生命旅程，可以说，对东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下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感性和理性上，均有所积累。

自然而然地，西北地区成了我特别关注并且急于探寻的热点。

除此之外，促使我乐于西北之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是多年来阅读《易经》的一些感受。

我喜欢读《易经》，更喜欢一字一句地反复研读，所以，阅读的速度十分缓慢，通读一遍总要花费两年多时间。《易经》里的六十四卦，文字晦涩，难于理解，每一卦读下来，总得一周工夫。一年只有五十二个星期，把六十四卦读完，就需要跨越年度。而《易经》中有关河图、洛书以及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讲述，再加上孔子和他的门人附于《易经》正文之后的十篇文章（十翼），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心琢磨，根本无法深入其中。

读《易经》的一大难点，是理清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关系。

先天八卦是伏羲氏创造的。据说，伏羲氏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最终将整个世界抽象成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种卦象。这八卦各有所象征的事物，其组合起来，可以显示宇宙万物、人间万象的方方面面和种种变化。

后天八卦是周文王重新演绎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比较简单，“文王拘而演周易”。演，《说文解字》中的定义：水在地下流也。既然是在地底下的水流，在地面自然看不到。为探知地下水流的走向和变化，只能通过地表的山川树木，做出种种推测。司马迁简简单单几个字，特别形象地刻画出了周文王创造后天八卦的艰难过程。

想想看，周文王姬昌当时身陷囹圄，门外站着凶神恶煞般的卫兵，随时都有被残忍的纣王杀害的危险。而且，那时候的牢房，绝对没有现在关押高级犯人的秦城监狱条件好。在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肯定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其艰难程度，令人无法想象。

以我们现在的思维定式推测，姬昌先生必然是经过长时间的煎熬，才痛下决心：与其浑浑噩噩、坐以待毙，不如自己找些事情做做，借以抗衡敌人残酷的折磨。一句话，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同时也是威武雄壮的英雄之举！

于是乎，经过七个年头的风风雨雨，后天八卦在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境内）悄然问世了。

然而，仔细观察姬昌先生的后天八卦，也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一模一样的八种卦象，卦形、卦理没有丝毫改变。不同的是，周文王改变了卦位的排列方式，原先处于中心位置上下相对的乾卦和坤卦，被他移到一边，中间隔了个“兑”卦，其他几个卦位，也相应有所变动。

为什么要做这些变动？姬昌先生没有详细解说。

按说，以周文王那样的大智慧，做出这样大的动作，必然有极其充分的理由。文王之后的周公和孔子，还有那么多高水准的注释《易经》的学者，均认可后天八卦在《易经》中的不可动摇的重要位置，将其与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相提并论，个中何有奥秘呢？

就这个谜团，我不知请教了多少前辈和朋友，查阅了多少个版本的《易经》，也是经过好几年的思考和求证，才慢慢理出了一点头绪。

或许，周文王的后天八卦，是运用伏羲氏先天八卦的原理，形象具体地解析华夏中国的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展开，浮想联翩，立刻得到了相当多的启示。

姬昌先生将东南方位（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长江三角洲）定为巽卦。巽主风，流动状，长于交流。放眼东南地区，这里的人文特点十分突出。此地多商人活动，其所表现出的投机观念和商业观念，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因其流动而难于稳定的特点，这里很难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凡在这里谋求政治大业的，莫不以失败告终。南朝时的宋、齐、梁、陈，虽富裕无比，前后五十个皇帝，没有一个能文化维持长久的霸业。明朝后来将国都从南京移往北京，太平天国在南京兵败，从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中，不难悟出具有共性的隐义。

周文王把乾卦放到了中国版图的西北方位。

乾卦，是八个卦位中最重要的一卦，理所应当居于首位。用这个观点看中国，西北地区始终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我们历史上的兴旺发达，无不发端于西北：西周、东周、两汉、隋唐，其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以及这

些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常令中华儿女骄傲不已。

西北的势头非同凡响。李自成兵微将寡,但他自商洛山中冲杀出来,竟然推翻了大明王朝,在中华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和西北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展,中国当代史肯定要重新写过了。

乾卦主天、主德、主纯阳之相,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西北人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愿望和行动,在我们的国土上堪称一绝。西北人的性格,可以说固执到顽固的地步。不大愿意改变现状,不大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俗,不大愿意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再看看可爱的陕西人,时光过去了两千多年,他们还是长着一副兵马俑的面孔!

特殊的卦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易经》成书,从时间跨度上衡量,从远古到公元前四百年来,起码经历万年以上。参与编纂、修订《易经》的四位作者:伏羲氏、周文王姬昌、周公旦、孔丘,可以算得上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贤,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个字形容四位《易经》的作者,绝不为过。

这是一部多么伟大而奇特的著作呀!

从《易经》中得到些微启示,产生点滴感悟(虽然,这些感悟不一定能准确体现《易经》之真谛、真能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肯定会惊喜交加,恨不得立刻融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就这样,带着多重愿望,我策划了自己在位于中国版图乾位的西北地区的旅程。理所当然地,其中面积最为广阔,地势最为多姿多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了我和内人特别注重的选择。

古代文人纵情山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十分注重观望、体察山川景物蕴含的气势和风韵,并能从天造地设的大自然中心领神会,汲取营养和力量,进而萌生出非同一般的情感,用以提升自己的气质和修养。

登临泰山,知泰山之雄;遥望华山,叹华山之险;游览峨眉,喜峨眉之秀;而驻足青城山,便可乐享青城之幽。

那么,漫游于新疆广袤的疆域之中,会产生何等感受呢?

幼时读《千字文》,记得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的描述,蕴含美玉的昆仑山脉,自然令人神往,朦胧中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遐想。但真的来到昆仑山脚下,来到与昆仑山脉并驾齐驱的天山境内,不知不觉地,以往脑海中形成的种种遐想,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一种异常奇妙的感觉!

突然发现,过去从书本中获得的、从他人口述中得到的对新疆两大山脉及其瑰丽风光的描述,原来是那么肤浅、那么简单、那么不值一提!

在这里,仿佛可以同时观赏到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和青城之幽的神奇景色,可以在一日之内品味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奇异感受,可以同时领略大漠荒野与人间仙境的巧妙结合……

此时此刻,只能恨在下手中之笔分外笨拙,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实在没有能力将胸中陡然升起的丰富感受,变换成清晰分明的文字。

功力所限呀,奈何!

多次进入新疆广袤无垠的天地,近距离接触过博斯腾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池,翻越过天山冰达坂,触摸过火焰山炙手可热的岩石,感受过那拉提草原妙不可言的清风拂面,又是不知不觉地,另外一番旖旎风光和别样景致,触动了在下内心深处最为敏感的部分。

那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独特位置和他们所创立的非凡生活场景。

大凡绝美的自然景致,总要与人类的生存痕迹相互依存,才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获得世人青睐。比如,类似杭州西湖的山水风光,在神州大地上虽不至于比比皆是,但绝不少见。而葛洪、钱王、白居易、苏东坡、岳飞等历代名流的“加入”,济公和尚、白娘子、许仙、法海等遗留下来的众多传说,最终使西湖具备了生动感人的灵魂,从而脱颖于山川秀美之林,博得整个人类世界的注目。

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存在和发展,如同在沙漠中发掘出清泉,培育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大片绿洲,实实在在地为丝绸之路两旁增添了勃勃生机,

在大漠深处创造出了璀璨辉煌的人间奇迹。

广博的大自然与人类丰富创造力的完美结合，打造出令人称奇的新颖世界。不言而喻，就这点来说，这里和西湖景区成长、辉煌的历史多么相像啊！所不同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依托的地理环境，远不如风光旖旎的西子湖那样仪态万方、丰饶动人。兵团将士们运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创造力，在祖国的西北边陲营造出了不亚于江南风韵的一道道美丽风景线。其艰难曲折的奋争历程，倒是西湖景区的发展历史难以比拟的。

看过上面这几行文字，读者朋友一定会觉得，在下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着一份独特的情感，字里行间，分明显露着对兵团生活的某种理解与偏爱。

这一点，在下实在不敢隐瞒，个中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四十多年前，我曾经在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十个年头，那一段生活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深处，留下的印记，确实终生难以忘怀。

虽然，现时对于生产建设兵团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着多种多样的认识与评价，但作为每个个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我可能就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坦白地说，在下不是像大多数知识青年那样，被动员或是被硬性安排、迫不得已上山下乡的。早在中学就读时，我就十分向往北大荒的农垦生活。回想起来，那时主要是受时行的文艺作品影响。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两部如诗如歌的散文集《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真个使我心神动荡，浮想联翩，简直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说句心里话，我不是那种热心创业、心志远大的热血青年，在下只是喜爱辽阔的原野，钟情于自由奔放的农牧生活，不习惯工厂车间的轰鸣，不愿意埋首于狭窄的办公空间而已，就像读书时不喜欢物理和化学，偏偏钟情于语文一样。人各有志，奈何？

于是，在1967年，我自愿选择了去北大荒，做一名农工。有意思的是，十年后调到省城哈尔滨工作，在下很快与《雁飞塞北》的作者林予、《冰凌花》和《大豆摇铃的时节》的作者林青两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相识，并且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作为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成就就是从北

大荒的原野上培植出来的。因而,北大荒、铁道兵、农场、屯垦戍边以及后来改制的生产建设兵团,都成了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北大荒人的情感世界,就像雄浑壮阔的三江平原一样,神奇、豪放,同时显露着欢快与浪漫。秋天,大豆成熟了,即将进入收获季节,带着一身灰尘、一身劳累,听着豆粒儿在豆荚中躁动的声音,竟然能从中享受到铃铛摇动的动人乐章。夏季在耕作间歇就餐,随便折根细嫩的树枝做筷子,餐后顺手把两根“筷子”插进身边的土地,望着“筷子”上依然富于生命力的绿色,触景生情,竟然能吟出“黑油油的土地肥到了家,插根筷子也发芽”的脍炙人口的诗句,真个是有如神来之笔!

新疆的疆域虽然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广阔,但生产建设兵团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供“插根筷子也发芽”的土地,恐怕真需要像眼下搜寻马航MH370航班飞机的黑匣子那样的方式去寻找,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和腐殖质资源丰厚、动辄深达一米多的肥沃黑土层相比,这里的农业生产环境,与我们当初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呀!所以,当我在新疆兵团十二师所属五一农场的苗圃里,看到在碎石与惨白色土壤(请原谅在下使用的不大招人喜欢的言辞,有什么办法呢,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相间的环境中茁壮生长的一排排果树,心中不由得萌生出十分感慨、十二分震撼!

依稀记得,在北大荒那样丰沃的土壤上,我们也很少种植果树。人人都知道,果树那玩意儿娇生惯养,不好侍弄,所以,我们在连队一万八千多亩农田的田间和四周,扦插了数不尽的杨树栽子(当地把供栽植用的杨树枝称为“杨树栽子”。而今,四十多年过去,杨树栽子们应该都长成两人合抱的大树了)。我想,如果在北大荒,碰到五一农场这种品相的土壤(写到这里,确实有一点儿勉强,按照以往形成的观念,真不愿意把眼前的土地称为“土壤”),不会有哪个人会把杨树栽子浪费在这里。

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弟兄们,竟然能“化腐朽为神奇”,硬是在被人们视为畏途的不毛之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天山南北,昆仑两侧,随着兵团人的足迹,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不难看到“边疆处处赛江

南”的绝美境地。直插云天枝叶繁茂的高大杨树，如波浪起伏般的绿色麦田，似玉兰花绽放直扩展到天边的长绒棉植株，若隐若现在番茄绿叶丛中红玛瑙似的累累果实，还有那一处处与时俱进、迅速兴起的高科技园区，与兵团人质朴的面容、欣喜的汗水组合在一起，形成绚烂无比的丰富画卷，足以令千百万人动容！

在下十分赞同，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将士与西北边陲独有的胡杨相互比拟，尤其是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轮台一带看到的高大伟岸的胡杨。

植根在其他植株不敢涉足的艰难地带，不惧天寒地冻、雨雪风沙，潇潇洒洒傲然直立千年；将灵魂抛向云天，依然挺直倔强的枝干，直面风风雨雨，经得住再一个千年的考验；即使倒卧沙场，“马革裹尸”，也要保持完整的躯体，努力抗击命运的挑战，继续坚持一千个三百六十五天！

这就是胡杨！

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将士！

毋庸置疑，生产建设兵团的核心任务是屯垦戍边。而完成屯垦戍边使命最重要的是坚持，可以说，没有坚持不懈，就不会有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屯垦戍边。

他们的坚持，简直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

这里有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人——赵予征，十六岁加入抗日决死队，十七岁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带着累累战伤的赵予征，五十年代初，跟随王震将军步入新疆，参与和平解放新疆诸多事宜，功勋卓著。生产建设兵团初创时期，赵予征就任兵团农六师领导，率领全师干部战士向荒原开战，又立新功。后来，他奉调离开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岗位，履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但始终关切兵团工作的方方面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遭取消名号，赵予征忧心忡忡，一再向上级部门和中央首长申明心志，为恢复兵团名号及建制奔走呼号。1991年，听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赵予征雄心勃起，郑重